

藏

密

齋

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六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 三

答福王

日者大藩以選婚 聞 遣封之期例在來夏
天子特念周親與今歲所彙 請諸藩同日
冊命不以大中爲愚不肖使載 節而南荷
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迓之使卽踵相接
也 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不以筋骨

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備之金悉以數百計
且每辱使 命情詞懇欵殷勤再三而大中執
其書生之諒愚不可移方懼討茲不恭末從原
宥乃甫田道上信使前驅加蓬旅棧所爲杯盤
臺筯之屬咸具而金之爲百者五何其厚也重
以書命諄諄娓娓若慮大中之復不敢當而要
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中誼不敢當而必不敢
以不辭也蓋大中業已詔祿于 朝傳食於道
大藩之賜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海戒嚴戍

卒乘障其以徭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一介
馳驅寧足厯大藩之眷眷而不已亦惟曰自
天子所謂我來耳推此勞使臣之心爲天子
勞軍大敬也大藩賜殿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
蒙休襲慶無蜀之奢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
衝邊力獎王室大忠也建藩之始神祖眷
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省今關東陷沒金甌
闕傷在天之靈必有恫焉不寧者而以食租
承稅之饒佐封椿之不逮大孝也以神祖之

愛子 先皇之介弟 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助
邊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
太倉之稊米而大藩初建食寡用舒倍之十之
百之惟大藩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
膽憤積疑填大藩之心尚未白於天下今乃損
國犒邊令海內聞且見之曰福藩之不植其私
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集衆美永帶礪目
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芻蕘細采而行之如親受

賜

壬戌十一月朔一日

答劉范董

撫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
端輕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稍失其所位置
乃日者風霆之所摧擊祥麟瑞鳳胥墮驚眩台
臺而在亦必爲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
晉而稍需之異日以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
於台臺也

壬戌十一月初一日

答劉是庵

鼎革之秋翁臺以隻手定鳴牝之恣而委裘不

亂舉數十年泣麟歌鳳之彥而畢升之朝一時
乾坤有開闢之象雖中讒以去而其心若揭其
功難沒也遼事敗仗者以經臣爲宰欲舉向之
推轂者盡推而內諸其中非司寇殺焉議辟割
然中分債事還之債事正人還之正人所傷多
矣宗伯總憲先後責舊輔以春秋之義而種毒
於當道之豺狼一時計數非南人之握算不勝
非北人之通輿不靈非齊人之砥鏐不銳於是
嗾名還者曰總憲將不利汝嗾勘遼者曰名還

者實將仇汝宣城之門人又目爲其師營出以
翻盡從來之案而礙總憲副憲之在眼也寄籍
於京罷官於京而日與正人爲難者紐南北內
外之會而操其勝講學遂爲世厲禁矣顧其勢
處勝其理處敗高邑入朝另有一翻氣色善類
知不盡空也所徵喚者貴鄉之芳艸化爲蕭艾
日沾沾爲崑宣効首功而傾賢者以謝過驅新
客以事人圯族之惑乃滋甚耳不肖每犯皆衆
小人之人雖被命以出難免於今之世矣 王

上聖明衆正念翁臺甚行不久召還也

壬戌十

一月初四日

與朱白嶽彭觀民劉長源

錢生以俚語結束被摘非弟所敢知也知其未
畧而爲諸生知其爲諸生而每試高等知其赤
貧而傭經以餬其口耳青年楚楚正復可憐業
荷樊父母之知今又蒙仁兄聯同鄉白之當事
知錢生不同白丁銅臭者以泯泯也

壬戌十

月初六日

與樊鐘陽

是非卽樊然其不齊而崑宣兩字較然易辨雖
出於賢者之口知年兄不以榮聽也消長之關
在今計典幸偕衆正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
六日

與蔣澤壘

弟高臥廣寧門外僧寮中便曠然如在塵外恍
然覺時事之可爲而自恨其意氣之不精進而
自失也精進則此心可以通金石而同人多同
人多則小人退此必然之理天下於是太平矣

今以此語似兄臺也王弘庭儻作別解或銓部
以美語奉之此兄臺之責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劉文石

二月間舖商王德李楊等于庫領銀一萬二千
往山西買鐵又資部咨往山西支其一萬八千
之當解工部者蓋明欲沒此三萬金也舊司空
爲其所誤而硬以七千與之原期兩月解至而
今安在哉且當時鐵式在庫有三等價亦三等
年兄試一查此解到若干也事盡如茲帑亦安

得不空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緝敬

道理平鋪着地年兄所當爲與年兄所當言顯然易見也若游揚數言以了在三之誼則天下有以窺年兄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奉趙濟翁

大中樸樛無足比數不自意翁臺掖而進之若以孺子爲可教也冒昧爲先人乞言辱許以墓門之石感且不朽奉教無幾匆匆別去飲河未

滿怒如調飢景逸先生卽志在必歸然所處在綽綽餘裕之地似不妨遲遲其行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又

了已之主計者與頃之言書院者當先計典處分舊有處分者提出在前可矣用之不勝用也何如何如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陳帖月

世所賴三西耳而江以西常執牛耳而居壇坫

之上江以西而爲小人用則胥天下而爲小人
矣顧小人亦何能用江以西惟江以西之賢者
爲用小人之說而不覺爲小人用夫崑山猶爲
鷺易之伏若宣城之不自愛已罄竹難書矣天
下何賴此兩人而沾沾焉今日而言崑明日而
言宣也卽或慮彼中居徙之衆勢將復炎吾先
爲之效首功則後日之出亦將舍我而不甚毒
不知其必不能舍我而不之毒也蒼蔚朝躋毒
滿朝紳正人必無噍類而吾獨與若輩逍遙容

與其間又向所號爲正人者也則何面目之有
倘天祚 聖明覓人終伏則此一翻苦心苦口
者不幾置之無用徒自喪其生平耶死於虎者
其鬼爲俛不以怨虎而反爲虎用日踪跡人以
飼虎而飽之得無類是歟弟懼江以西之誤爲
小人用而用小人之說復誤出于江以西之賢
者惟年兄可以訂其誤而不悞江以西之人故
娓娓爲年兄言之若崑宣之于弟風馬牛不相
及也何不可相忘之與有出都之人陳說如此

得無笑其不知量耶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韓正堂

羣小鴟張傾危已極消長之關仰賴豕宰不淺
仰賴老掌科不淺天下清明無過平之一字是
還是非還非邪還邪正還正斯謂極平若是者
正者令受一半之非與邪非者邪者令冒一半
之是與正此謂不平之極如何如何崑宣唾棄
於端人久矣言當用者卽非端人操江與他撫
不同須端人可耳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郭金谿

其在都不能時往還也其去不能驢且屐也其
別後不能時訊問也而耿耿焉時有郭金谿者
于胸中也斗膽戟髯明目者之如在其左右也
兄之去方壺兄之去弟不去而被千鋒萬鏑于
此吾二人意中各相知也方壺兄已來兄且來
意中事俱未了而弟復銜命以出事得無不相
爲而跡亦得無相避歟諫職名還古今稀事非
大賢不能膺此職與知兄此出報國之心倍殷

也人苦不得友又莫幸夫我友之卽在我鄉高
陽以樞宰督師高邑以夙望升朝兩兄又一時
名還臺省意之與氣配義與道知相與以有成
也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侯木庵

弟落落碌碌人耳而辱年兄之知耶陰之與陽
消長之間間不容髮言路有人票擬得當國家
之福然在年兄所處之地皆可於無意中用其
指點善類蒙休而不知功莫大於此年兄寔圖

利之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徐明衡

聚首不常別去耿耿厚養精神時親正碩博叅
聞見以進君子退小人弟之所欲效于仁兄者
如此如此弟歸而高臥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汪承景

兩物於此一美一惡美者題之以美惡者題之
以惡斯極平矣而惡者艷然其不平平之者遂
題美者以惡半題惡者以美半平平乎不平乎迨

其甚也惡者盡題之以美美者盡題之以惡而後已此在題之者之原無眼故聽其顛倒不平至此銓曹美惡之眼年兄及明衡兄當世具眼者試以弟語商之如何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李含真

天下事獨倚關中諸賢非其種者弟爲鋤之矣而翩然去否也有文石有龍阜其德已不孤而况倡予和女者當不乏人耶消長之關在此在此努力努力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練任鴻

往大司馬聯疏而入告也兄過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確然練任鴻也丁巳之察幾于障天司計之討發前人所未發確然練任鴻也過此以往天下事仗吾練任鴻也已矣弟蘇杭而爲太平之民矣

壬戌十一月初六日

與姚羅浮

諸荷款愛難以楮謝所欲懇者敝座師戴公九玄向在工屬以才思磅礴骨氣骯髒被劾以

今作泉下人矣察典恐復及之不肖不但有師
弟之誼兼抱死生之戚欲愛其身後之名耳黜
幽之典不及白骨冒昧上瀆伏惟鑒原

壬戌十

一月初六日

與沈炎洲

天下事非寬腸可以挽回非急腸可以成就幸
與二三兄弟正心主之悉心謀之邛切邛切

壬戌

戊子一月初六日

答王霽宇

劉達總督

疆場多故鎖鑰是求循數耆碩無踰翁臺卽翁
臺亦自謂無踰老臣也夷情虜情兵情一一出
其素所燭照而次第布之如指諸掌方側身東
望仰藉帷籌以慰舉國處堂之娛顧何以駢駢
僕夫爲東道主憂一介之使動煩遠念知麾下
必無有枵腹而荷戈者軍務旁午執掌如蝟而
雅念及茲更以占壯猷無所不裕如也 聖主
不欲久勞重臣於邊還朝在邇先後告俘而奴
酋之頸尚未係而致之闕下後疇爲繼耶館人

授粲已慙素食續紛籩實謹不敢承對使拜辭
心銘嘉惠不一
壬戌十一月十六日

答祝少嵩

徃郵濠而年兄所蒞去濠數十里而遙邇郵洛
而年兄所守去洛數十里而遙皆相望而不可
相卽契契此心忉忉爲勞顧孔道冠蓋如織誼
不敢以屏屨之不給遺地主憂雅意心載之而
已王葵老學有主腦復精思入莛知相與以有
成也邽鄆古道感慨係之今何以得如曩時今

何以不得如曩時有府乘惠弟一閱甚厚然便
與不便非敢有所意必也 壬戌十一月十九日

又。

世固有相慕之殷而渺不能卽如所謂兼葭一
方不勝伊人之思者其在今日弟之於年兄是
也昨便中致其區區豈有賺焉駢駢于役邇人
授力閨人授馬館人授粲方愧無以稱塞是懼
設復勞地主於數十里之外而輒饗其實以飽
行橐主旣瘁矣客不滋穢歟唯是四郊多壘所

過之地頗欲知其戶口阨塞兵馬稅賦所在而
苦不能詳恃年兄弟之雅敢布其愚府乘之惠
受賜已多更荷腆貺似亦未悉弟硜硜之素也
對使拜壁幸寬其不恭之討誌更七十有四年
所矣所未備得無俟後之君子乎

壬戌十一月
廿一日

答丘太丘

計事在邇諸爲計事者亦在邇其欲力持舊案
與夫力翻舊案者似皆在眉睫也營營眉睫間
蚊雷蛙鼓自謂合羣策羣力矣而得策得力否

也

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又

跼蹐中荷庇銜命而出真有久在樊籠得返自然之快乃聖賢餘跡事事中都者又獲游心目其間所享真踰涯分矣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獨不得一接快論商畧今曩而書貺儼然如親芝宇顧侏儒何以欲飽伯夷之粟也

壬戌十二月初七日

答胡侍菴

不肖以故事奉節而出自不自意迺在汲長孺便

宜發粟之地臺下雖兼綰守土之篆而備兵在
汝築樓鼓角不得微響笏之寵聞令不聞詔古
之人有行之者又何敢以下走厨傳厪一介之
使耶卽中不肖寧敢曰御節在握吾以餽其口
於四方也

壬戌十二月初九日

與陳鳴遷似木。

尊公脫然於去畱之際學人開士所難聞訃竟
爲之銷者數日勉欲撰次數語安能如尊公所
自祭也昨對兩足下衰經中俄頃顧盼英秀不

羣尊公固未嘗死矣聞兩足下各有妙刺幸惠
我數冊使我讀所爲陳賁聞乃郎之文爲之讚
歎爲之歛歛也

癸亥正月廿一日

與方方石

躬之不閱皇恤其後而一息尚存曷能已已
邸報不能多見所見輒復詫人遼事之敗株及其
舉之者顧請寬敗事者何以又肉其白骨也疏
講學之禁者又欲以募兵旌之攫攘節鉞者且
窺其百足紛紛而動也究竟不能言其請寬敗

事與禁講學之爲是卽天翻地覆吾道猶存也

癸亥正月廿九日

答汪太乙。

人固有居止日相傍而同牀各夢了不相涉者
亦復有俄頃邂逅而輒徃來胸臆耿耿而不能
忘顧不能必之邂逅之人亦復耿耿焉如吾懷
之所有也鹿鹿燕塵惠蒙左顧盼眎所及溢于
語言匆匆未展每一念及悔其交臂失之幸茲
偃息故園正圖一問西湖之棹寫其夙心而莊

楮隆施儼焉下及何以得此于台臺也踧踖再
四不能自寧懼自菲薄以方命取戾抑恐負此
耿耿不忘者之積念而幾于自外耳

癸亥二月初四日

答王銘韞

四府備員不十百人後先臺使者十四人首尾
兩人摘爪幾盡年兄此念通于上帝矣抑且有
抱真抱奇而以惴惴躍冶見譏者負生才之意
特甚臺使者苟可與言亦可以此意商之令破
其成例乎

癸亥二月十九日

答陳則梁

不佞一村夫耳於世間高卑諸趣都不領畧間
及山水亦復神動雲岫之遊遂累行厨兼水陸
諸費惻然不寧始淡省高明之好畢竟是欲欲
動便於世多累不必酒色田宅諸擾擾之當憎
却也玄扈先生謹識之請教之期尚圖後訂不
佞自惟救世之心雖切而無救世之手欲于進
賢冠下覩人得一人爲世道加額所以不淡棄
世法耳非以一身口腹有所須于世法中也此

意固難以向人偶爲則梁及之耳兩賢弟所願
見但廿五以後弟當徃吳門見趙凡夫爲先人
銘表乞篆端節後皆不佞閉關之日矣茲時可
相候也許襄城兄幸爲弟致其不安之意頃晤
廷玉兄乃嫂緣門送揭遣僕婦到舟相看殊繼
縷弟微有所贈而姑媳執義甚堅再四徃復始
受二老嫗一女鬟一小舟相隨侍光景如此知
則梁亦欲問渠近况也并及

癸亥四月二十一

與康味潛。

試事在邇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卽無言寧
患其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爲之
先容於左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
其名於別楮老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
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
不以不肖掩也至豚兒學濂尚係初學榜尾廁
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枉其實以塞寒士之
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真切真切

癸亥四月廿五日

答丁慎所。

不肖以其一肚子不合時宜者而嚶嚶於人縉
衣之好其累賢者更不淺世人不過忌先生作
官耳官於先生何有哉卽不肖原期與先生把
臂入林耳匪必彈冠也邇偶出而見人赤眼相
覷恨不一口吞之嗟嗟不肖之葬人腹中者固
已久矣吾鄉數百里之近有先生有劉光祿先
生不肖卽非其倫要之三人爲衆矣如何如何

癸亥四月廿七日

答朱平翁。

數奉教於鄉長者道翁臺注存大中甚深茲應
召北發酬對匆匆而遣使惠書勤勤款款下交
後進且辱先施豈不賢於古之有士及門而始
勤吐握者哉顧大中何以報翁臺不負翁臺之
盛雅也竊嘗思之翁臺所處天下之第一官也
翁臺之品天下之第一流也以第一流人物做
天下第一等官必事事皆天下第一義而後可
何者爲第一義以人事君相臣之第一義也以

成就君德之人事君又以人事君之第一義也
大中間嘗仰窺 皇上之淵微矣篤念 聖母
卽邪說紛紜而不可奪致詢王伴則左右休息
而不敢喘皇極照臨正容謹節文華講讀傾聽
注思夫固爲堯爲舜之資也天祚 聖明適有
能堯舜其君之真儒如高存之先生者生於其
時師傅之禮卽難驟議講讀之職或有專司而
儻以真儒不階翰林用之無路遂虛天所以生
聖生賢之意抑負此有君有臣之時卽別有相

業亦在伊傅周召而下矣以中計之台駕人朝
卽當孜孜汲汲觀會迎懷延訪真儒以高存之
先生爲首更求儒臣如馮少墟先生數人者副
之令以原官於講筵入侍講讀旣畢隨侍便殿
或將當日所講經書再爲闡釋使義理昭著兼
於動履起居薰習德性不越俎不侵官而坐收
堯舜其君之效莫善於此夫戰國之季之卜相
也猶以所進之人孰臣孰師者定相况翁臺以
伊傅周召之心當伊傅周召之任耶此成就君

德第一義也至陰陽消長之際或調之示平或
倒之爲用總伏禍機均非至理惟有摘妨賢病
國之人運籌主與者放之流之爲第一義而已
邇年之故可得而言漢川故亦溺于所聞南昌
善用之而祥麟威鳳悉使登朝福清脉正機圓
善類時得其力要其最失着處在不能容一南
昌而自失其左右手涇陽是非之心本不勝其
利害之心而一意用高邑爲御史大夫其裨益
世道甚大吾黨之用楚正以倒用失之非芮城

鐵案劃然中分善人蚤已無唯類矣首春內計
已見清明今日惟有守之之法顧踉蹌載道狼
心蠶氣實繁有徒守之之人良亦不易漢高威
加海內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則勤思猛士固今
日之第一義也若南大司徒青氊固其舊物而
斟酌安頓當有微權或彼尚有恩怨未忘之心
而我復置之功罪易見之地則我實自瑕授人
以隙行見又紛紛矣此處不可不深長思也黃
扉之內翁臺爲政而久任高邑以總憲徐登無

錫以主銓邊事責之將吏將吏責之樞臣民窮責之守令守令責之撫按雖百孔千瘡太平日可娛也抑大中更有恫心者維桑與梓代有魁人匡扶海宇徃昔無論卽清簡恭介猶表表正人芳徽不遠而四明入相以迄馬要價占下風供人詬詈以一身府正人之詬詈其害猶小以一人壞東南之人材其害滋大匪及翁臺在事力爲轉移浙人幾比于匪人則大興慈憫普爲濟渡翁臺責也亦翁臺之時也然登高而唱亦

須呼應有人丁慎老目下未能出山披沙揀金
惟有劉光祿而已矣亟爲遷擢稍握事權以助
呼號振頑醒聵會自有時也真切真切

又

翁臺舉正之領袖也大中之景仰翁臺者匪朝
伊夕矣辛酉之夏嘗扣同鄉人物於敝同年劉
御冷而御冷首及翁臺稱道甚力時敝同年劉
侍御芳在坐其景仰翁臺者亦匪朝伊夕矣而
展覽是牘尤信相顧咄嗟恨不得旦夕以接席

借翁臺也南昌解組以還思翁臺者更切旣武
進不安其位而福清又復於計後圖歸劉侍御
旦夕過大中所爲宗社爲衆正相對淡念圖得
翁臺暨潼關當揆者尤迫而揆地無虛席開口
殊難於是復令人乘間通意於福清謂旣失南
昌奈何不及時更卜同心爲左右手任則協恭
去亦善後而微聞福清有領之者維時錢牧菴
實與聞其議於是劉侍御則訂其同鄉李侍御
具疏以請而大中訂敝同年方工垣有度爲繼

一時相顧錯愕乃揆地果有驅除之疑同郡者
聞且欲甘心於不肖也今潼關復受齟齬獨翁
臺首膺特簡以慰輿望卽一時之景仰翁臺者
不止是數人而數人始末寔大中所與聞聊城
明快特甚而人有疑之者聞與南昌善與武進
尤相信此在翁臺之鈞陶中矣吳越之間謗謠
訛訛側目翁臺者不少知翁臺秉正以副具瞻
他非所問矣大中之爲若輩側目者尤甚網羅
尤密且聞教于君子吾人立朝惟應苦心以爲

道不在覲面以樹交故相去僅百里而遙亦不敢不以迹自遠知翁臺能垂亮也

又

再啓傳陞乞陞者例止列銜並不管事錦承陳
佑恭故璫之姪卽小疏所指居間之人鑿鑿有
據渠亦向大中自供不能淡諱去歲兩衙門合
糾之而去近于邸報中見復職見朝殊駭觀聽
而亦寂無有言者是一奇事也斯人之惡大都
與王一鵬等併聞

癸亥五月初一日

與康味澹。

試前嘗以牘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
脉濂試文過蒙獎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
無遂班之某某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窘幅蹇
步反而自知沐愛逾涯翻露其醜儻其名或反
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
鄉黨也。錄名送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
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經
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

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其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槩觀前列嗜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槩爾前列無論非寒士所耳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也

癸亥五月十九日

與周開鴻錢御冷

昨開兌康父母持漕規甚堅聞此喜劇連飲數杯不覺至醉儻有私增耗米教軍爲虐者以打攪倉塲之罪罪之吾鄉之永利也業遣一僕婦

齋年兄所貽翼菴故妾金往探其婦如其夫之言腹有之非必遺腹也

癸亥六月十七日

與趙凡夫

日者造次脩謁方愧不虔而山簌繽紛款洽備至秋風萼菜之思令人不能已已捧讀尊刺獨坐名山上下千古徵材博用意深矣蒙諾大篆顓僮走領併以申謝不盡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文文起

墓門片石仰荷台慈凌寒呵凍爲之布墨矣復

觀於茂樾冰簟間特丐丹書不幾以無厭見讓乎過蒙不棄寵及先人且寵及於萬世而下弟不能以六尺雖康頂踵何以爲報耶

癸亥六月十九日

與周開鴻

日來康父母持漕規頗堅而衛軍亦持而不相下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亦幾于九仞矣儻於漕規小溢而借昔年瀾倒以自寬猶五十步之走也不可爲承例頗有爲申文之說者聞章魯齋之在華亭且未事而先以漕規申也弟不諳

爲令幸年兄熟計爲佐一籌斯亦吾輩爲父母
爲桑梓一時矣真切真切

癸亥六月二十日

與陳聖苞方且心兩公祖

漕粟四百萬石而下邑額八萬四千有奇夫赤
縣亦碁置矣撮爾彈丸遂當海內五十分之一
卽凜凜漕規已虞立盡乃運軍復多方其姦利
以致溢額歲復一歲將焉底止邇荷康父母矢
誠播公軍民兩卹督米上廩再三簸颺令軍無
耗折之憂而持九石八斗之贈一如令甲所布

不敢縮必不敢過然軍心無厭百計需勒日出
而議日中不決者旬日於茲矣無論小民赤暑
喘汗飢飮疲費百不可殫卽邑父母亦甚勞苦
夫天下未有祖宗之法不守聽其弱肉強食而
曰調軍民於平者某等城居目擊其事覩邑父
母持法之意已堅伏懇老公祖特頒鈞示令領
運官旗當卽遵法領受漕規不壞漕期不悞軍
國之至計也

癸亥六月廿一日

與熊雨亭

兌運之役敝邑父老剝于運軍者苦矣邇荷康
父母矢復漕規先督糧米入厥再三簸颺不啻
顆珠粒玉矣日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今船至水
次而旗軍多方需勒捐不領受聞訴于台臺以
米色濫惡爲辭夫米色濫惡者簸颺必多耗折
今民心蒸然願颺而米色可知也業經簸颺而
猶溢額予之則今歲之剝乃滋甚且何以令爲
民父母者教民簸之颺之復教民溢額予之也
顯懇台臺特頒鈞示令領運官旂卽日遵法收

受漕規不壞漕期不悞軍國幸甚

癸亥六月廿二日

與連在治

外議藉藉有每百於額外另加銀五錢之說是善邑當加四百餘金也生以爲老公祖必不破漕規而瘠民以奉軍不敢信緣昨已奉教米惡則易米缺則補必不溢額也故愈不信所以瑣瑣奉瀆者以錢糧敝垣職掌亦得與聞耳

癸亥

六月初五日

與康縣澹

頃連公祖垂顧微

言

心

調停之語弟固已淡

言其不可不可矣事關錢糧一升一勺亦須奉

旨恐額外之增難倡亦難遵也米色不佳寧易

米無踰格數日之力決於須臾百代瞻仰在此

一舉真切真切

癸亥六月廿五日

又

每石缺米一升便當補米一升不得作別樣商
量也每百加銀五錢日後便有真以濫惡與軍
者彼時旂軍又扇又當多加則何以應之非漕

規無以戢軍之橫併無以止民之姦且各公祖
俱似應手而下持之不力反不便

癸亥六月廿五日

又

不謂憂憂乎其難如此其濟則老父母之功不
濟則弟之罪知宏養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也

癸亥六月廿五日

與方旦心

日者以兌運事奉瀆伏荷垂答錫之鈞示捧讀
數四慈祥嚴毅溢於言表雖父母之保赤子訓

沈義方而撫其孱不自立者何以加此敬肅永
冠冢向再拜爲數十萬蒼生加額顧茲事猶有
齟齬者緣運軍剝民以自爲而糧里則仰命於
官不知始於何年官之爲民偶不如軍之自爲
聽里胥夤緣爲姦利而溢於九石八斗之外以
迨去歲縣無正官瀾倒尤極至有十四石者且
馴致十八石者又每石索錢八十六文令之至
六千餘金終歲勤動仰事俯育之不能何能堪
此而軍又騰下邑以節節高日日長之號除嚴

州其積毒于下邑者餘皆營撥于下邑以圖脂
潤之便者也此非畫以漕規不能戢運軍之橫
此非扇颺潔淨不能戢糧里之姦故康父母矢
復漕規而扇颺數次所以治民而卹軍者已周
乃軍心以爲此向魚肉而一聽我之刀俎者安
得一旦強項爾爾所以多方其說以控上臺要
無一實語也但糧道之胥史半屬軍餘而運軍
復以回空之遲稽其過淮之報反操其不得不
左袒吾軍之勢而民乃無愬矣筑筑赤于續息

猶屬與祖宗法制不至漸滅無餘者獨恃老公
祖矣獨恃老公祖矣且康父母一片爲百姓熱
腸掘井以及九仞實亦未嘗私民而苦軍台駕
下臨自了然也

癸亥六月廿八日

答唐宜之

今之爲關以東計者惟有金城方畧耳而種種
敗着必不肯翻以種種敗着皆利孔也置經置
撫獨在得人非其人專用兩用皆敗勞苦董見
老于外嘗與敝舌爭一撫銜而不見聽蓋弟緇

衣之好往徃累人如此矣李懋老賢者幸弗與
相異相異者意也非道也需材之秋卽憲長小
九列亦昭自兄借徑耳弟之志氣兄所晰也能
再作官耶了得繳節事休矣

癸亥六月廿九日

答錢昭自

戍關者十二萬人計所須二百六十餘萬恐十
二萬之數未必核而所謂二百六十餘萬者其
中耗孔漸不止二百六十餘萬也最爾京東兩
雄竝棲必非完策此時擇一經臣須知彼知已

知兵知人用人者可耳事事手拍卽大賢難之
年臺事親地近恐不久便當相借幸刻刻留意
天下事存一毫意見不得然意見惟賢者有之
所以常齟齬而事不濟一箇臣所以貴無技也
屬國之變毛帥當有真耗當有微機此處無消
息無機括殊難商量也弟卽不敢委君命於艸
莽然秋風蓴菜此何時耶

癸亥六月廿九日

與姚鏡初

巡漕

向沐教欵銜戢無盡洎共事厰庫載色載笑比

於佩韋迴環展憶於今終不忘出都更荷高情
惠顧夙好撥冗移尊畱連惜別此情曷能已已
既當事者以轉漕鉅任借重年兄弟私爲國計
加額者久之乘驄所至卽殫慮興除僅周一隅
耳董漕爲軍國司命精血輸委氣脈旁皇大蠹
大害蘖芽其間得人則寬者在民急者在國而
不以飽壯哉之雀鼠第所爲忻忻加額者此也
四百萬漕粟舳舻相望銜尾而進矣軍民疾苦
與文武長吏之康幹者凡在轄下計已洞如觀

火而弟荷庇里居得於里中者頗悉亦不敢不以敝邑所苦與賢父母所以苦心於漕者一爲年兄誦也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賦尤獨重幅員才二百里而漕粟至八萬有奇其一微矣兌運法正耗米百石加九石八斗而此一百九石八斗者至都止交卸七十餘石蓋每百石有三十七石之贏矣而旗軍何厭之有故詆米爲濫惡以圖濫於額外積胥貪緣爲姦利姦里之窟穴其中者輒虛增以爲柔良先日獲一

日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寢加至十八石而益之以尖又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籬之類每米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姦者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良者與米之善者偏受勒于姦旗者多長此不窮不隄之祖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車廉得其實初冬卽立限徵米貯倉曰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簸之颺之至再至三日米不淨將有浥耗之虞病軍米足矣淨

矣遼糧儲矣戎器戒矣行糧絀矣曰如是而不
堅持潛規或溢額以予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
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
節高日日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搔敝邑以爲利
者其故弄敝邑於股掌視如几肉者驟聞而駭
失所懷來五技畢用以冀一撓其法僭運利達
故示之以吾且遷地方宜靜故示之以吾且譟
而康父母日止倉庾恬不爲動氣和而語諄曰
吾之卹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以官殉法今日

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至縣見朱
色真無右嘉善者而旗軍亦覘康父母無少變
意乃始揖志受程不四日而八萬餘糧罄行平
兌解維而前矣當其以無情之語仰控年光正
其五技畢用時也數百里之內聞見所及多賢
長令乃兌運一事嘉善平湖其卓然者矣而嘉
善又在極壞之後鼎新之初爲力最難第非敢
阿其所好年兄於河山千里之外獨懸朗鑑亦
必有以知賢父母者剴薦在所必先第旗軍溪

愁未磨舍忿未泄三尺之喙如蛾射沙則撫漕
左右更其言嗟爲重耳至旗軍誣邑里爲包頭
則敵邑倉場中從來幸無此弊其牽入宦僕尤
爲無謂當漕規極壞之時官戶原不加多即漕
規既復之後官戶原不加少何益於多寡之數
而有僕攘攘其間耶事理固甚明也遼餉每畝
九厘我鄉每畝徵米一升益之以贈徵米外又
徵銀三分幾厘又別爲處腳價者數百金則是
我鄉之遼餉獨倍之又倍也古之經國者曰不

加賦而國用足今加賦矣而國用不足可奈何
佇觀入告定有訐謨矣五都俱有北白之役而
敝邑之任斯役者輒歲破數十家以爲常其故
未易枚舉獨其在途則受船戶囊夫之累其抵
京則受保室之累此賢父母之鞭所不能及者
年兄俯爲留神敝邑造福不淺弟使竣過家日
與病伍期不敢後不得已力疾而前不識能至
否也

又

弟非敢冒昧唐突而通邑之父老子弟日踵弟
門爲康父母憂憂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故
敢願介走請伏惟俯從民志首光薦牘至荷至
禱 癸亥七月

與吳玄水

雨急風顛虺虺墮墮而翁丈發聾振聵萬蟄咸
起旣風恬日霽振舵開船邪邪許許亦已前于
後喁矣而待翁丈者在季孟之間茲其所以爲
翁丈也翁丈之氣久已磅礴一世何嘗以大官

也哉湘潭寢寢柄用未免有情而彼中亦急欲得崑以爲推刃之藉向稱吾黨之傑然者又力噓其燼而然其灰翁丈急爲吾道一出不卑小官柳下之和正柳下之任也久欲樞趨堂下展其區區而誨指之軀懼以招搖取憎故左右顧而止翁丈勿遂以爲此天下無心人也分省人物考奉閱有餉弟以松茗者轉奉爲竹牀暑渴之備然弟不善藏不知其味如何耳

癸亥七月初三日

又答

正作書遣价奉候而台敢適至氣機之動有
合耶大范蒙旨切責小范亦無完膚至伏恭
戎更歷淡念則弟之爲翁丈勸駕者尤亟矣上
天垂象憂心如快數曉前又聞有黑霓亘東南
西北間不知作何占也豚兒於此道徒苦三
三北鮑子不以爲怯耶至點鐵之處俱度金針
更拜教思無極矣

癸亥七月初三日

又

吾黨之苦心以爲世道者歷數前局覺楚人之

鋒剽以疾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而又不能
盡楚人而德之令楚人盡德我而爲我用也則
就楚中之能用楚者而吾用之於是乎用經而
經敗今之用湘亦猶前日之用經也其用乃不
在彼而在我顧崑湘之瓜葛深矣安得無深慮
耶機括欲轉界限亦欲清認子不真引寇滋懼
大教欲以楚制楚以崑制崑善善第恐兩公非
兩公敵也何也調卑而與寡也翁丈所斥之侍
御翁丈今日而知之耶此君爲虺爲豺包藏禍

心已非一日而善伺吾黨之意以陰陽其間首薦經臣及林下諸賢以自贊而實操彼中線索以防我禦我而伐我至楊李之獄大敗矣敗後百慮以飭其敗以佞當世之大賢吉水墮其雲霧爲之之下而致存長安高邑福清諸公亦靡不有以得其懼心也所稱吾黨之傑然者復與之爲生死交今翻計事聞考功協道持之甚力昏夜乞哀無所不至輸情服辜認題作文而後幸免於察吾黨耳食者遂奉之壇坫之上而不

知彼之眈眈於吾黨者甚毒也亦甚急也高帝
之斬丁公方其急時不下氣曰兩賢豈相阨哉
迫生死在握而覲其相收醜之而以爲慘渠亦
安能遂忘輸情服辜認題作文時哉且烏可令
小人有功于國日復一日其禍倍于其功所教
皆真消息也福清當事南春官未必卽獲咎遂
但一路薔薇乃桃乃李蟲斯百足矣披其枝撥
其本要在憂時者之審機下着何如耳人物考
是隨地分查之一便豈有他哉

癸亥七月初八日

與姚谷神司理

其在都猶耳芳聞而熟之一再拜台階而爽氣
所襲盡腑以傾不寧台臺無不快之胸臆與不
快之疾吻併若舉四座永冠隱隱焉不快之胸
臆不快之喉吻而爲之快之無餘剩也頃敝邑
漕兌矯枉于極壞之後而適值回空之遲僭運
者利速守土者利靜若輩反若有所挾以遂其
谿壑之私非台臺儼然照臨明竝日月迅若風
雷此事幾不易竟卽邇所過慮者非必盡不必

然之慮也功在邑父母功在邑父老不淺幾欲
馳叩台階鳴謝而懼以暑汗爲煩然作之銘之
不可諉矣豚兒稍知讀書而不敢令見官府懼
旁之或有所借也卽試亦未嘗數數不敢與寒
士爭後先也而請教之私實不敢自外于化雨
謹以近稿刺稿二種呈削

癸亥八月初三日

答賀函伯

弟閭汶無似獨嚮徃海內賢豪一念愚不可移
臺下尤孜孜夢寐間而天未假綠荆識未遽更

懼武夫之質穢玉是漸且一時麟鳳先後登朝
獨二三賢者見錮于宵人屏力絮言行有會矣
復爲宵人所撓負職負心日虞爲賢者所棄不
意超然遠覽俯矚塵寰乃有愚不肖之姓名於
房次而假焉賜之教誨也弟調不適時屢微天
幸此調亦弟之急流矣二三兄弟交相勸勉乖
崖之出不爲輕肥則急流之退與罷官而歸原
無差等顧蓴菜初肥叱馭而北卒業清音而愧
可知也

癸亥八月初九日

答董二醇

瀨故徒俗而年兄小試牛刀朞月而可讀諸士
夫所臚列者而懿蹟炳如矣然弟猶謂是相於
牝牡驪黃之間也無論止菴兄卽壬戌諸君尚
有潦倒於簿書者乎而吾兄獨賢勞也弟不肖
每以緇衣之好累賢者幸同門諸兄弟一時在
輦下不患于喁之無人矣天下事惟百里之長
可以爲所得爲年兄無過自苦公道定須大明
也令弟雋才小屈會當大酬小兒豚犬耳辱念

及之感甚

癸亥八月十一日

答王述文

世界從千蹊萬轍中賴年兄以有今日年兄亦
從千鋒萬鋸中兀兀以有今日今日天清霜降
水落石出矣疑者忌者構者賊者卽不必改心
易慮亦不能出頭露面僅下石於暗中矣何遂
有歸歟之思么膺細人體無完膚南天誰領袖
者而介介于此也翩彼飛鶚懷我好音斯亦年
兄之時矣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弟不能不致望

于年兄也弟一無所挾以出出必蹟行之而止
者數矣目下迫于期限龜勉而前然未識能至
否也室遠道阻荷以伯夷之粟見餉感謝無已
小刺請教移宮事何以尚紛紛也彼中消息微
得一二欲告年兄恨不能殫容覓便再布

癸亥

八月十三日

答貢二山

就方輿所碁置之長而謀循蹟如披沙而揀金
也就所碁置之長得循蹟於百一而審聲卜臭

求其不介而乎若水乳之入如又披沙而揀金
也徃調募之役深爲烏傷間憂而臺下拮据其
間甚摯諸循蹟纍纍不易更僕則心嚮徃之
書貺之辱宜冒臺下不恭之討而猥以次見所
收願使千里勤勤惠問聲臭乳入如流濕就燥
者之不容已已愚不肖何以得此於臺下也以
披沙揀金不能得百一於方輿者而不肖得之
敢不拜台命之辱

癸亥八月十六日

答李廣霞

求友難求友于臭味尤難求臭味於吾鄉尤難
之難長孺先生幾得矣而復格輦下獨朱平翁
劉向璽耳廻翔下邑台丈其拱壁也綿力不能
自振望台丈提挈者不啻左右手吾鄉此翻得
今後來之秀咸如祥麟威鳳爲海內所欽非台
丈孰導之而人之伎台丈者似不減于弟弟日
幾榮俸之及及矣而今冬又似偶不相湊也雙
南兄於台丈最親諸當言者幸詳及之

癸亥八

月十八日

奉商等翁老師。

邂逅於鄴匆匆告別不自意獲踵師臺後塵而
典型既遐俛俛靡適徒率其一隙之明與章句
之習而轉喉觸諱無當於世也則又日率其一
隙之明與章句之習以俟譴訶而屢徼天幸軀
命苟全旋以使歸俱出望外諭諭訛訛嚶嚶杳
杳鬼關賊射積有歲月幾無完膚短絛續微息
吁吸猶屬迄于今而似葉之身望秋黃隕此倖
不可再徼矣然偃臥俟黜使節久稽不得不勉

至前途以聽不可知之天與人而莫能自必也
飄飄曳曳棲薄無所予如飛蓬淡欲躬候與居
一伸契濶訴其煩冤兼請訓慈開其迷錮而隔
江東西苦無的耗脾病作楚酷炎畏人同事者
聞已先後還朝遂匆匆戒行違其始願顓人叩
訊一片之獻殊不成享伏冀海涵併懇教旨桃
李成蹊聯翩軒翥勿謂大中之不可化誨而秘
不一示也

癸亥八月十九日

答顧平湖

善觀花者於其蓓矧丰采照映其氣已干霄而直上乎復漕規於大壤之後賢者猶憂憂乎難之而臺下善刀而游肯綮之間無弗裕如也卽言輕如絮安得不逢人而說項矣

癸亥八月廿四日

答董思白

童而習先生之文與其所論著雖不及門雖及門而請教者不過如是焉已矣中遭齟齬脫再升朝而復有不相亮之語竊謂冲聖當陽正應藉祥麟威鳳鼓吹休明華亭京山今日其選

人固各有所長奈何欲令風雅之道於斯頓盡
默爲調護恐不得當不謂其寢聞於先生也先
人表墓之石得託千秋私心感刺尤倍尋常萬
萬業已鐫之石矣慮不能肖先生萬一而鐫者
已自謂正圖遺謝匆匆未遑而翰貺遠將且
感且悚敬領來仲帖以識明德餘儀藉手附壁
似葉之身政恐及秋先隕耳一念緇永之誠不
敢不惟力是視也

癸亥八月廿八日

與曹允晦

登堂叩別日至涓陽歸與歸與而弟與行偁此
心遂闕如也二三月間當爲次豚遣聘其儀一
如長息輜餅不堪伏仗尤慈從容緩頰至感至
感 癸亥八月廿八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六 終